

世界文學名著

撒克遜劫後英雄畧

(又名伊凡荷)

斯謝
各脫
著
譯
煌



小 引

歐洲文學上浪漫主義的興起是從十八世紀最後的二三十年開始，到十九世紀的三十年代方才確立。這時關於小說方面，我們就得提到史格德，他是浪漫主義時期文壇的重鎮。

史格德 (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 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小說家，起初他自認為一個詩人，一直到四十三歲那年 (一八一四年) 方轉向寫小說。

他生於蘇格蘭，他的祖上卻全是英國的世家，他自小喜聽蘇格蘭的民歌，他愛好「自然」，愛好「自」然的歷史背景，所以他的小說背景，大都是中世紀的堡寨。他不寫都市生活，他的題材，也大都是中世紀的歷史 (不過他的史料是靠不住的)。他的歷史小說創作了一個新形式。

撒克遜劫後英雄略 (一名伊凡荷, Ivanhoe) 在一八二〇年出世，這書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是最成功的。故事是十二世紀末年英國的政爭，第三次十字軍東征無功，英王理查第一歸途遇風舟覆，謠傳已死，理查的弟弟約翰勾結驕橫的教會派騎士，僭竊了王位，於是撒克遜族的舊臣開特利克也打算乘機擁立撒克遜的王室後裔 (英王理查是諾曼底族) 但是開特利克的兒子愛凡荷卻是理查王手下的騎士，政見跟父親不對，因隨理查王東征，亦久無下落。開特利克又為撒克遜族貴女公子羅伊娜的保護人。羅伊娜和愛凡荷一同長大，二人已有愛情，這又是老頭子所不喜歡的。這時約翰王舉行了比武大會，用意在收羅英雄，並誇耀他一派的武力。這比武大會就成為全書的總結構。約翰王所恃為干城的勇將是布拉安，一個教會派的驕橫不法的騎士。那時英國沒有布拉安的敵手。但是愛凡荷已經秘密回國，在比武場中打敗了布拉安，卸盔後露出面目，大家方知此無名騎士便是愛凡荷，於是又猜到理查大概未死，且已回國。約翰和他的一黨立時恐慌起來。然愛凡荷已受傷，為猶太富人尹撒克救去，尹撒克的女兒美貌的利培卡為之裹傷。次日，愛凡荷臥輿

中，與尹撒克父女將同往約克，路遇開特利克及羅伊娜等，開特利克不知道遮蔽的與中病人就是愛凡荷，但是布拉安和他的同黨布拉昔已扮爲強盜伏於半路，盡劫開特利克等一行人，囚於累傑奈特的堡中。布拉昔志在羅伊娜，布拉安要得利培卡，而累傑奈特則要勒逼尹撒克的金錢。但此時開特利克的家奴窩姆巴與古斯已得一無名騎士黑蝸牛爲助，來挑戰了。布拉安等忙於防守應戰，利培卡遂得偷空看護受傷的愛凡荷。她也很愛這位英雄。無名騎士黑蝸牛就是微服的理查王，他破了堡，救了愛凡荷等，只有利培卡在堡將陷時被布拉安劫去，逃往泰姆普拉會堂。（這是大寺，也就是一個堡。）泰姆普拉會的長老以利培卡爲妖女，將付大刑，但尹撒克既竭力運動，而布拉安亦未斷念，所以改爲比武定讞。布拉安代表教會（即法庭）方面的騎士，利培卡則可自覓一騎士做代表。布拉安自謂無敵，擬在比武後強取長老之位，並可屈利培卡爲情婦。不料利培卡請求的代表又是愛凡荷，兩騎相交，布拉安氣厥而死。到這時候，故事也就完了。愛凡荷與羅伊娜由理查王做主結了婚，約翰王也就讓位給理查。

史格德晚年很貧若，因爲他欠了一筆十一萬七千鎊的巨債，要用一枝筆來還清一切欠款，作品大量生產起來，文筆也難免匆促草率；但他的雄偉的描寫，舒卷自如的筆調，依舊不失爲無比的好文字。他的其他作品：詩有湖上美人（*The Lady of the Lake*）小說有華弗萊（*Waverley*）考古家（*The Antiquary*）等數十部。於一八三二年九月，因積勞而死，恰巧離哥德去世後的六個月。

第一章

在愉快的英國某一個被童河灌溉着的欣悅的場所之中，古時，那邊有一座廣大的樹林伸展着，把那些躺在雪斐爾德和童卡斯武鎮中的美麗的山谷的大部份都掩覆了。在文特渥斯地方，渥恩克力甫公園和繞着羅忒拉姆周圍的一帶，那些寬闊森林的遺蹟，現在還可以看得到。據那往昔荒誕的傳說，那邊古時曾被脫萊的神龍盤據着；當紅白玫瑰兩黨內戰的時候，曾經有過許多次的劇戰；在那邊，許多綠林豪俠們也曾把那地方，作為他們的巢穴。

這是我們的主要的背景，是在理查第一御座將及末期的時候，當他從他的長久的拘囚回國後，那些受盡了貴族壓迫的國民，對他是非常地擁護。貴冑們，當史蒂芬王在位的時候，權力是非常地大，經過亨利第二的抑制，他們表面上才勉強服從王權，現在又恢復到舊時的威風了；藐視着樞密院的干涉，想出種種的方法，去伸展一己的權力，預備在那將臨的內亂裏造成一種非常的勢力，做一個非常的人。

那些紳士和所謂小地主們的地位，依照英國憲法的律例和精神，對於封建的暴政是有獨立權的，可是現在也變成非常的不安定了。他們只有接受鄰近那些小國君王的保護，接受他們賞賜的官爵，依照攻守同盟和保護的條約，幫助他們去作某種企圖，才可以獲得片刻的安寧。那在英國人心目中所認為的神聖獨立權，全部地被犧牲了。而且當他們那些君主們要想從事於某種爲着一己的利益行動時，他們一定要被強迫地捲入漩渦。男爵們壓迫人的方法是非常的多，那些倔強不服的，很少能逃脫那強大的武力的威脅。在這種淫威之下，逼那些人沒有方法去表現出他們對於王室的忠誠。

由諾曼底公爵威利勝利的結果，加增了貴冑的專橫，和階級間的痛苦。四世紀以來，諾曼人和盎格羅撒克遜人，直地互相仇視着，又沒有一種公共的語言，來消除這種民族間的隔膜。兩個民族之中的一個，自居

於戰勝者的地位，其他的一個，則因失敗的結果，深切地怨恨着。自從哈斯丁斯戰事以來，一切權柄全操在諾曼底貴族的手中；歷史告訴我們，那些勝利者，永不用和平的手段來行使他們的權力。

撒克遜王子們和貴族們整個的種族被勦滅了，奪嗣了；那些地主階級所有的土地，一齊被沒收了，一切諾曼族的國君對於他們同族的臣民表現着一種顯然的偏愛，忽略了撒克遜憲法的溫和與自由的精神，畋獵的以及其他種種苛刻的法規，都加到降服的臣民的頭上去了，他們是被封建的鎖鏈，牢牢地鎖住了！在朝廷上，在偉大的貴族們的壁壘之中，在法庭上，人人只說諾曼法國話。法文成了貴冑們，豪俠們，和法官們專用的言語，盎格羅撒克遜的言語僅僅在鄉人和佃戶之間流行着，爲着有一種必須的交際在地主和那些被壓迫的下層階級的佃戶之中，漸漸組成一種參合法文和盎格羅撒克遜文的方言，從這種需要之中，漸漸地發生了現在我們所用的英語的組織，受着經典語和住在歐洲南部各國人民的語言的灌輸，後來大加改良了。

日光照在本章開始所述及的那座樹林的隙地上面。幾百株巨大的橡樹，伸展着牠們多節的樹枝，把那些碧綠的草地掩蓋起來，有些地方，牠們和樺樹、冬青，以及各種的矮樹參雜着，密密地差不多完全把落日的平面光線攔截住了；在別的地方，牠們彼此相離，組成了一片長大平曠的隙地，在隙地的中央，有一塊很大的曠地，有半堆殘缺了的石頭，從前好像是爲着那些拜橡派邪教舉行典禮時用的，形狀是非常地顛倒不整齊，也許是被那批熱心的耶穌教的信徒們毀壞的。地上有一座小山，一條小的溪流環繞着，在河的中央，有一塊大石直立着，水流到這裏，發去一種琤琤的聲音。

補足這種風景的人物共有兩個，他們服飾的外表，具有一種粗野和鄉鄙的特質，在早期之時，這是屬於約克夏省韋斯特雷定區域內的森林方面的一種特徵。兩人之中的較長的一個，有一副粗暴、野蠻和荒鄙的面容。他的衣服的式樣是非常的單純，是一件狹小有袖的短衫，用獸類晒紅了的皮做的，起先皮上還有毛附着，但許多地方毛全脫落了，從留下的補片來觀察，很難知道這些皮毛究竟是那一種獸類的。這件古服從喉

間直到膝野，同時充作衣服普通的用處。在領口上面並沒有較寬大的開口處，足以容納頭的出進。由此，可以推想要穿這件衣服必定要從頭和肩上套下去，好像穿現在的襯衫或古時的鎖子甲一般。保護雙足の木屐，用野猪皮做的皮帶繫着；一捲薄的皮纏繞着兩腿，直升到小腿之上，把膝袒露着，宛如那些蘇格蘭山中居民一般。腰部束着一條黃銅鈕子的寬皮帶，左邊繫着一個小口袋，右邊掛着一隻牡羊的角，配置着一個嘴管，可以用來吹着。在同一皮帶之內，插入了一柄長而闊，尖銳的雙邊的小刀，柄是鹿角所製的，上面刻着『雪斐爾德之小刀』的名稱。

那人頭上沒有掩蓋物，僅僅被他的厚髮保護着，髮糾結纏繞着一處，被日光的勢饒灼焦了，變成了生鏽般的深紅的顏色，和他頰上叢生的帶有黃色或琥珀色的鬚對照着。他唯一的服飾，是一種黃銅環，像狗的項圈一般，但沒有開口處，圍着頸子鈎合着，雖然鬆到於呼吸沒有妨礙，可是除去用銼刀以外，簡直不能使牠移動。在這種特別的頸甲上面，用撒克遜文字刻着下面的銘文：『古斯，培俄武爾夫之子，是羅責兒武德的開特利克的家奴。』

除掉古斯——一個牧猪奴——以外，在一座墮落的督伊德教的碑上，坐了一個外表比他小十歲的人。這人的衣飾，除掉質料好些，外表更怪異一點，樣子和他的同伴差不多。短衫染着鮮明的紫色，用了各種顏色畫着奇怪的點綴品。短衫外面加了一件很髒的黃色夾裏，紅色面子的斗篷，勉強垂到他的大腿下面的一半。他的兩臂戴着薄薄的銀手鐲，頸上有一個薄薄的銀項圈，刻着『窩姆巴，威武蘭斯之子，是羅責兒武德的開特利克的奴隸』的銘文。

這人有和他同伴一樣の木屐；他的腿上穿了一種膝襪，一條是紅的，一條是黃的。他戴着一頂帽子，那上面繞着有許多同繫在鷹身上差不多大小的小鈴，當他向左右搖頭時，鈴兒便叮瑯作響，因為暴躁的習性，永遠不能使他沉靜下來，所以鈴兒的聲音便始終不停。從繫在帽子上的那些鈴兒，和頭上這許多奇異的裝飾，以及半癡半聰明的容態，足以表示他是屬於弄臣或談諧人的一類人物，他們被人蓄養着，當作一件消遣

品，當富人們必須在家中過那延滯的光陰的時候。和他同伴一般，他有一隻口袋繫在皮帶上面，但是既無角又無刀，大概因為他是屬於那一類人，給他利器是很危險的。代替那些物件的是一種板刀，那是像小丑在現代舞台上面舞弄着的刀一樣。

這兩人的性情的不同正和他們的外表一樣。農僕顯示着陰沈，他的神色注視着地，好像不勝其憂鬱的樣子，或者差不多被人認為毫無感情，假使忽略了他紅色的眼中偶然閃爍的一種被壓迫和思報復的火焰。在另一方面，窩姆巴的容態是非常地滿足而矜誇，他們二人問答的話是用那些下等人所用的盎格羅撒克遜言語講的，假使把他們原來所說的話寫在本書上面，現代讀者們恐怕是很不易了解，因為便利讀者的起見，我們把他們的話譯出寫在下面。

『咄，爾怪物，神其殛之！』那牧猪奴說，在大聲地吹了他的角，想把散開的猪兒聚集在一處，那些猪有些正在吃橡實，有些把身子半浸在潮溼的泥內，很舒適地躺在那裏，對於他們監護者的呼聲，一點都沒有注意到。『神其殛彼等和余！』古斯說。『假使兩條腿的狼在夜晚以前不擺去牠們幾隻，我使不算人。——這裏，芳斯，芳斯！』他對一匹口狼差不多形狀的跛狗，大聲地叫喚，那東西誤會了他的意思，以為是命令牠去聚集那些頑梗作噯聲的猪，於是一直奔向那方面去，但是要想救弊卻把弊端弄得更大了。那些猪在驚懼中四散地逃開了。

『鬼來把牠的牙拔去吧！』古斯說，『那個惡客把我的狗的前爪削去了，使牠不能驅逐獸類了！——窩姆巴，起來幫助我，假使你是一個人，繞着山轉一個彎走到牠們的前面去，當住牠們的去路，你可以把牠們驅到你的前面來。』

『不錯，』窩姆巴一點不會移動他的地位說，『關於這件事，我已經和我的腿兒商量過了，牠們一致的主張以為穿了這樣華美的衣服在那泥坑中行走，會被弄髒的，而且也褻瀆了我高貴的身分，依我說，古斯，你把狗兒帶回去，聽憑那些笨東西吧，牠們或者會遇見了成羣的旅行的兵士，盜徒，以及迷途的香客們，在天明

以前，牠們將會改一個諾曼的名號，那末你便可以享受無上的安樂了。」

「豬兒改換成諾曼的名號。」古斯說，「請你解釋出來，窩姆巴，我的腦筋是非常的鈍，我的心非常煩悶，沒有智巧和興致來猜謎兒。」

「什麼，那些用四隻腳跑，發嚎聲的畜類，你叫牠們什麼名字？」窩姆巴問道。

「豬，傻子，豬。」那牧豬奴說，「每一個傻子都會知道的。」

「豬，是撒克遜語。」那小丑說，「但是把這些豬的皮割開，身子割裂，四只蹄子倒懸着像賣國賊一樣時，你怎樣稱呼着呢？」

「豬肉。」那牧豬奴答道。

「我很高興，每個傻子也都知道那個。」窩姆巴說，「豬肉，我想，是好的諾曼法國話，當豬兒活着，在撒克遜的奴僕管理之下的時候，牠有牠的撒克遜名稱，但是當牠被帶到大廳上，充貴人們的口腹時便得了諾曼的名稱，喚做豬肉了。你以為怎樣，古斯吾友，哈？」

「這是一種很真實的道理，窩姆巴吾友，但是你為什麼會有這種思想？」

「不，我再告訴你。」窩姆巴用同樣的語調說，「有一種老的阿爾得曼的牛始終保守着牠的撒克遜名稱，當牠是被像你一般的人農奴和佃奴管理着，但是當牠來到那些要吃牠的貴人們之前，便變成牛肉的名稱，孟希爾小牛也是如此，在同樣狀況之下，牠變成小牛肉了，牠是撒克遜，當牠需人看護的時候，在變成供給人口腹用的辰光，得了諾曼的名稱。」

「天啊。」古斯答道，「你說的話是很真實的。除去呼吸的空氣以外，我們還能享有什麼呢？就是這一點的獲得，也是因為他們需要我們為他們做某一種苦役呀，否則也會被剝奪的。最好的最肥的是充他們的肴饌，最勇的人們充作他們對外作戰的兵士，白骨暴露他鄉，被遺留下來的，終身做牛馬的工作。願上帝的福澤降到我們的主人開特利克身上！他曾做過砥柱中流人做的事情，但是綽號牛額的累傑奈特將要到這城市

來了，我們不久便可知道。開特利克的心思是白費了這裏，這裏！他提高了他的聲音，重行叫喚着。「喂，喂！好的，狗兒！你現在把牠們趕到你的面前來了，很勇敢地把牠們領走罷，孩子。」

「古斯，那小丑說，『我知道你現在以爲我是一個傻子，否則，你決不會大意地把你的腦袋放在我的口裏。只要向牛額累傑奈特或菲利普特，馬爾服與說一句話，說你會怨謗着諾曼人——你將要縊首在那些樹的一株上面，作爲訕笑在上的的人的榜樣。』」

「狗，你是不是要陷害我？」古斯說，「你引誘我說那些不滿意的話。」

「陷害你？」那小丑說，「不，那是聰明人的勾當，一個傻子連自己還顧不週全呢！——但是，別作聲，有什麼人到我們這兒來了，那馬的蹄聲，聽得很清楚了。」

「別管是誰，」古斯說，他現在把豬兒趕到他的前面去了，得了狗兒的幫助，把牠們驅着下去，到一塊我們曾經敘述過的幽暗的隙地。

「不，我必須看那些騎馬的人們，」窩姆巴答道，「或者他們是從仙島而來，負着奧柏綸王的使命。」

「該死，」那牧豬奴又說道，「你還有心說這些話，當可怕的大雷雨正在醞釀着的時候。聽呀！那雷響得何等厲害呀！把橡樹的樹枝都震動得搖起來了。假使你願意做一個明白事理的人，相信我一次罷，讓我們趕到家裏去，在大雷雨沒有下以前，你會知道那可怖的夜間的景況。」

窩姆巴好像是被這種懇求的力量屈服了，抓起一根長約六尺粗的棍子，把牠放在他身邊的草地上面，偕着他的同伴，開始着進行的路程。

第二章

雖是有他的同伴的暫時的勸戒和責難，馬蹄聲漸漸地逼近，窩姆巴在每一個託詞之後，禁不住在路上徘徊着，有時從榛樹內抓了一叢半熟的硬果子，有時轉過頭來看着那些當路的村姑們。那些騎馬的人們立刻追上了他們。

人數有十個，在前面的兩人看上去像是顯要的人物，其餘的大概是他們的侍從。那兩個領袖中的一個顯然地是一個高爵的教士。他的衣服像天主教派僧侶所穿的一樣，但是質料比教派規定的來得更精緻。大衣和頭巾全是法蘭德地方出產的最好的布製成的，摺縫是非常地整齊，圍着一個肥胖而俏麗的身軀。他的狀貌除去在眼臉之下含着一種狡猾的縱慾的眼光，大體可以說是善良的。受着職業和景況的陶冶，對於他的容止能够隨機轉變，在一種愉快的、寬大的、自然的表現時，他能立刻變成很莊嚴。貌視着教會的規則以及教皇和牧師會的諭旨，這位有品位的牧師的袖子是有邊緣的，他的大衣用一粒金鈕扣在喉間，全身的裝飾對於他的品位是相稱的，華麗得好像現在朋友教派的美女穿的一樣。

他的坐騎是一匹騾兒，配飾是很講究的，鞍上依照當時的習氣，綴着不少銀鈴。照他乘騎的姿勢而觀察，他沒有一般僧侶們拙劣的態度，而是顯露着一種嫺雅的、善於乘騎的姿勢。實在說起來，騾似乎是一種卑下的供運物，但是豪華的裝飾，已够超過兩匹馬的價值的。隨從裏面的一個人，有一匹最美好的西班牙南部安達盧齊阿地方出產的小馬，這匹馬的鞍和褥是被一塊長的布掩蓋着，布的上邊繡着鮮明的法冠、十字架，以及其關於教會中的標幟。另一個平凡的修道者領着一匹騾兒，載着他長官的行李，和他同品的兩個職任較卑的僧侶，在後面並騎前行，相互地談笑着。

那個教會中貴人的同伴，是一個四十歲以外的人，瘦削，雄健，高大，筋力強，——有一種孔武多力的相貌，

許是經過長久疲乏的和不停的練習，看起來體格的任何一部絲毫未曾表現出衰弱的狀態，把全體弄成爲臀肉、骨幹、筋脈，隱示着忍受了千種的勞苦，並且隨時可以抵抗千種的艱辛。他的頭上戴了一頂用皮裝面的紅帽，這種帽子，法國人叫做『摩爾提拔』，因爲牠和覆置的白的樣子差不多。他的容態是完全表露出來，有一種使人可怕的威嚴。因爲受熱帶上太陽的炙晒，兩額已經變成黑的顏色了，雖然在那上面，我們很難覺察出在盛怒時所泛起的紅光，但是仍可以從額上那些青筋的突出，來推測他的心境。他那敏銳的黑色的眼睛，放射着一種不可抗的光芒。在他的眉上有一條深刻的刀痕，使得他的顏色更加嚴厲，同樣的情形，因爲眼睛也帶着傷，使得他的目光格外有一種猜惡的神態。

這人上衣的形式和他的同伴差不多，但是顏色是赤紅的，表示他是不屬於任何一種教派的，大衣的右肩上，用白布鑲成了一種奇形的十字架，大腿的前部，被大衣的雙褶使牠們顯露出來，用鎖子甲掩蓋的；膝和腿用百葉片和薄的鋼片保護着，在腰帶當中，插有一柄長的雙刃的匕首，那是他身上唯一的武器。

他的坐騎，不像他的同伴是一匹騾，而是一匹健壯的馬，在路上爲愛惜他這豪邁的戰馬，牠被一個侍從領在後面走，牠有一身戰爭時的裝束，一個馬兜，和鋼的頭甲，一根短的矛子，從牠的額上突出來。鞍的一邊掛了一柄小戰斧，用鮮明的大馬色繡刻着；其他一邊，掛着騎者的羽冠和甲盔，還有當時武士所常用的，一柄雙手使用的刀。還有一個侍從把他的槩高高的舉起，在末端，飄揚着一面小旗，印有和在那外衣上繡着的一樣的十字架。那個人同時還拿着他的小的三角形的盾，上段比較地闊大，用赤紅布蓋着，把上面的紋章掩蓋得看不見了。

這兩個侍從的後面還有兩個隨從，他們的容貌是深黑色，戴着包頭巾，衣服帶着東方的色彩，表示着他們是遠東地方國度內的人民。他們的喉際帶有銀的項圈，在櫻色的臂和腿上，戴有同質的鐲子，第一人的臂露到肘的部分，第二人從中腿至腳踝全袒露着。絲和繡織物的服飾和他主人那簡單的裝束，成了一種顯明的反映，他們佩着彎刀，柄和帶都用金鑲着，配以土耳其的短刀，每一人在鞍橋上帶着一袋長約四尺頭用利

鋼製成的標鎗。

那些隨從們所乘的馬是阿剌伯的名產，那美好而瘦削的四肢，小的足毛，薄的鬃，對於那些巨骨的重大的馬兒造成了一種顯明的比例，這些馬是在法蘭德斯和諾曼底地方繁殖的，是備戰爭時的武士乘騎的，把牠們放在那些東方的快馬旁邊，在實質和外貌方面，簡直無從辨認出誰真誰偽。

這一羣奇異的馬隊不但引起窩姆巴的好奇心，同時古斯也感到詫異奇怪了。他知道那位僧侶是遠近聞名的佐兒甫寺院的僧長，是一個喜歡畋獵，喜歡宴飲的人，假使是真的話，聽說他也喜歡那些有背教規的許多世俗上娛樂的事。

然而挨麥僧長在他寺院附近的地方仍然保守着一種好的名聲。他的好的性情，使得那些貴族們和他交好，他對於野外遊戲非常地喜愛，——因為這能把他介紹和那些少年紳士們接近。和那批老年的人相處，他又另有一種策略，他能裝出有禮的樣子來。他的學識雖是淺薄，然而足以使得那些人們對於他起一種愚昧的敬仰心。寺中的進款是非常地多，使得他可以拿揮霍剩下來的最小部分，救濟那些農人們，藉此得到他們的好評，所以就是挨麥僧長花費在畋獵之中的時間太長了，或者宴飲的時候太久了，人們除掉偶爾簪簪肩膀而外，決不會說什麼的，因為其餘的僧長也是這樣的，但是他們沒有像挨麥僧長一樣，常常地佈施來挽回他們失去的品格。這時窩姆巴和古斯很恭順地向他行着禮，那個人只淡淡地說『上帝保佑你，小子們！』

他的同伴和侍從們奇異的服裝，吸引了窩姆巴和古斯全部的注意力，忽略了僧長對他們的詢問，也許不回答的原故，是因為在那些撒克遜農夫們的耳朵之中，聽不懂那種貴冑們的語言。

『我問你們，孩子們，』僧長提高了聲音，用諾曼人和撒克遜人大家談話時所常用的法國話和夾雜的語言說，『在這鄰近的地方，有沒有篤信天主教的人，可以給教主的兩個卑下的僕人和他們的侍從一個安息的機會？』

他說這話時用了一種自以為應當用的自尊的語調，這和謙卑的語句比較起來，成了一種強烈的反映。

『天主教堂的兩個最卑下的僕人！』窩姆巴低低地向他自己覆述了一下，『我願意更看見他的高級的僕人們。』

在暗中評論了以後，他擡起頭來，回答他的問話。

『假使尊貴的神父們，』他說，『喜歡善良的歡迎和住處，那麼到布令斯渥斯僧寺，在那裏，您的身分可以使您得到一種最尊敬的款待；或者，您願意在懺悔中度過一晚的話，那末從那邊荒林地走過去，您可以到科曼赫斯脫隱居的別墅。』

這兩種提議，僧長都不滿意而搖頭。

『我的誠實的朋友，』他說，『假使馬鈴的聲音沒有把你的聽覺擾亂了，那末你必須明白「牧師不擾牧師」這句話；就是說，我們教會中人家都不破費大家，而寧願受平常人的款待，這樣爲着他們尊敬和幫助上帝的僕人們的緣故，可以給他們一個服侍上帝的機會。』

『是的，』窩姆巴答道，『我是一個驢兒，並且很榮幸的聽到您的騾兒的鈴聲，但是我聽說天主教的僕人們是常常加惠於教外的人而不破費他們的。』

『不要這樣地傲慢，狂徒，』披甲的騎士用了一種高大和嚴厲的聲音在窩姆巴的瑣談之中插言，『告訴我們，到那個地方去的路，——你怎樣稱呼你那個小地主，挨麥僧長？』

『開特利克』僧長答道，『那個撒克遜人告訴我，我們離開那兒還有多麼遠！』

『路兒是很不容易走的，』古斯第一次開口，『並且開特利克的全家安息得很早。』

『咄，別說這些不關緊要的話，』那武裝的騎士說，『這很容易地叫他們起來供給我們的需要，我們有權力去享受他們的款待，用不着卑躬屈節地去求。』

『我不知道，』古斯含怒說，『我不能指示到我主人家的路給那些認爲要求過宿好像是應享的權利的人們。』

『你和我辯論嗎？奴才！』那武士說，把他的馬繞着路做了一種半躍的姿勢，同時把手上拿的馬棒高舉起來，想去懲戒那個以言語冒犯了他的人。

古斯一點不屈服地向他怒視着，把他的手放在刀柄上；但是僧長挨麥催動他的騾兒隔在他們的中間，把那將發的暴動止住了。

『不要看聖瑪利的面上，布拉安兄弟，別忘記你已經不是在巴勒斯坦了，在這裏管教那些土耳其人，阿剌伯人的方法是行不通；接待我們島中的居民，禮貌比武力要適合得多。』『告訴我，好人，』他向窩姆巴說，『到撒克遜人開特利克家的路；這是你的本分去指導着迷路的人，就是那人的品格不如我們的聖潔。』陳說了言語以外，他又給了他一枚銀幣。

『實在，我的神父，』那小丑答道，『您那同伴的阿剌伯的頭把我嚇昏了，連回家的路都忘卻了，——今天晚上我能不能回到家裏，我自己卻懷疑着。』

『咄！』那方丈說，『假使你願意，你可以告訴我們。那位可敬的兄弟盡畢生的力量和阿剌伯人戰鬪從他們的手中奪回了聖墓，他是屬於宗教軍的半僧人半武士。』

『假使他是半僧人，』那小丑說，『他不應當無禮地去對待他在路上遇着的人們，縱使他們不急急地來回答那與他們沒有關係的問題。』

『我饒恕你的巧言，』那方丈答道，『倘使你指示我們往開特利克家中的路的話。』

『好，那末，』窩姆巴說，『您從這條路繼續向前進行，一直到那十字路爲止，有一個十字架矗立着，向左邊你可以找到你的安息地在幾十步的距離以外。』

那方丈向這智慧的指示者道了謝，率領着那些人們走了。當那馬蹄聲漸漸地遠了以後，古斯向他同伴說，『倘若他們真依着你的話做，那末那些傢伙今天晚上很難達到羅責兒武德了。』

『不，』那小丑乾笑着說，『但是他們可以到雪斐爾德，假使他們運氣好，那個地方對於他們是很合宜。』

的。我不是這樣笨的一個林中人，倘使我不高興去找鹿，我決不願意指示的。」

「你說的不錯，」古斯說。『倘使挨麥瞧見了羅伊娜女公子，更倘使開特利克和那個武裝的僧徒爭論起來，那就不好了！我們的地位是應該少說話的。』

我們現在應得掉轉來敘述那些騎士了，當他們離開了那個奴以後，布拉克安懷疑地向挨麥問道：

「那些狂徒爲什麼這樣地傲慢，更爲什麼要阻止我的責罰呢？」

「不錯，我弟布拉克安，」那僧長答道，『倘使我們責打了一個，那末另一個不會回答我們的詢問了。我常常同你講過，這些被克服的撒克遜人之中有些人的最大的快樂，就是想用一種方法，證明他們曾經仇視過征服者的。』

『我會教訓他，使他知道尊卑的，』布拉克安說；『我是很明白怎樣去處置這種性情的人。那些土耳其的俘囚兇惡，倔強得像俄丁神一樣，但是在我的家中兩月後，他們馴服得像一隻鼠了。實在，先生，你必須留心那毒藥和匕首，在每一個可乘的小機會裏，他們會下手的。』

『噯，但是，』挨麥僧長答道，『每個地方都有牠特殊的習俗和儀節；倘使你去打那一個人，那末另一個便不會告訴我們到開特利克家的路，你們二人將要開始着爭吵，記着我的話：這位富有的小地主是異常地自大，是一個貴族們的抵抗者，他甚至毫不顧忌牛額累、傑奈特和菲利普馬爾服興的強橫。他力保那種族的利益，以赫累瓦德的後裔自豪，這在其餘的人，爲避免那些失敗者所受的殘酷的待遇，所竭力否認的。』

『僧長，』那武士說，『你是一位風流的人，對於愛情的矜誇，和那些詩人們毫沒有兩樣，不過，我希望他女兒的美麗能够使得我強抑着，自己的尊貴去仰承他的意志。』

『開特利克不是她的父親，』僧長答道，『只不過是遠親。她的家系是比他還要來得高貴，他是她的保護人，我想只是他自行委派的；但是他對於她是像女兒似的愛着的，關於她的美貌，你不久就可以評判的，假使她不使你忘記了那巴勒斯坦城中的黑鬚髮的女郎，噯，或是那穆罕默德教堂中的女神，那末永遠不要相信

我的話。」

『假使你所稱讚的美女，』那武士說，『事實上不能適應那誇張，那末拿什麼來做我們的賭品？』

『我的金項圈，』僧長答道，『對十桶基安島出產的酒，我敢說失敗不會向着我的，賭品安全得好像已經放在教堂內的地穴裏，被那管窖人的鑰匙鎖住了一樣。』

『我自己是一個最好的評判，』那武士說，『你敢這樣的冒險嗎？僧長，我恐怕你的金圈危險了；我要帶着牠到蘇契鎮看角力去。』

『用公正手段贏去，』僧長說，『我不會反悔的，我相信你的批評，但是你說話應該像一個教會中的人。然而，兄弟，聽從我的勸告，把你的言語約束得有禮貌些，不要像你對於所統制的那些俘囚佃奴那樣。開特利克假使被人冒犯了——他將不尊敬你我的高貴和聖潔，立刻會把我們驅逐出去的。對於羅伊娜的態度須莊重，那個老撒克遜人是非常地猜忌的，據人的傳說，他的兒子被逐出的原因，就是因為那個年輕的人向她表示着愛慕。』

『好，』那武士答道，『今天夜裏我會克制着的，並且使自己溫柔得和少女一般；至於驅逐的話，我想我以及我的侍從們，可以擔保你不會受到那種恥辱的，別懷疑，我們的強壯，足以保持我們的住所。』

『我們不要行得這樣快，』那僧長答道，『這裏是那小丑說的十字架路，但是夜是漆黑的，我們很難找出我們的路來了。他叫我們轉彎，我想，是往左邊轉。』

『不，往右邊去，』布拉安說，『依我的記憶。』

『往左邊轉，一定，那傢伙並且用他的木刀指示着。』

『噯，但是你忘記了他的刀是在左手中的，』那武士說。

他們堅持自己的主張，在爭執中，他們聽取於侍從的判斷了，但是他們離窩姆巴很遠，他的話，一句也不會被他們聽到。最後，布拉安得了一個新的發現，『這裏有一個人我想不是死了就是睡着了，休哥，用你的槳

柄動動他。」

他的僕人這樣做了以後，那人馬上站起來，用純粹的法國話說道：「無論你們是誰，來擾亂我的思想這是失禮的。」

「我們想問你，」那僧長說，「到羅賓兒武德撒克遜人開特利克家中去的路。」

「我也要到那邊去，」那客人說，「假使讓我有一匹馬，我可以從那紛歧的支路中，把你們引到那裏去。」

「你會得着感謝和報酬的，我的朋友，」那僧長說，「果真你依照你的話做。」

他立即叫他的侍從空下一匹馬來，滿足了這個領路人的請求，開始跟在那個人的後面走了。

他們現在所走路的方向，是和窩姆巴所指示的相反的。沒有多久時候，這隊人馬走進了一座森林，流過沼澤之地的小溪，在這樣的行程中，是非常地危險，但那客人好像知道何處是那最堅固的地面和最安全的路程，用着小心謹慎的態度，把那一隊人安然地領入了一條較寬的大道，指點着路極端的一座寬大、低下和參差不齊的房屋向僧長說，「那邊是你們的目的地。」

這是一個快樂的消息，無論對於任何人，挨麥先前在危險的進行中，驚惶壓制着好奇心，沒有向客人談一句話，現在他開始詢問那人的姓名和職業了。

「新從聖地歸來的一個香客。」

「爲什麼不留在那裏參加奪回聖墓的戰爭，」那武士說。

那香客認識布拉安是十字軍中武士，於是諷刺地答道：「是的，該那麼做，不過，當一般立誓奪回聖地的武士們是被人們發見，他們已經離開了本分的地方到遠處旅行的時候，像我這樣一個庸碌的香客，有什麼作爲呢，你對於我的逃避，够得奇怪嗎？」

布拉安正要發揮出他的忿怒，但是被那僧長打斷了，他重新表示着驚異，那個領路人，對於林中的路徑，